

裁军谈判会议

25 January 2011

Chinese

第一一九八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1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20 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马里乌斯·格里尼于斯先生(加拿大)

* 因技术原因，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重新印发。

GE.14-60515 (C) 040414 070414



* 1 4 6 0 5 1 5 *

请回收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198 次全体会议开幕。不幸的是,我必须以一个悲伤的消息开始第一次全体会议。作为主席,我谨代表裁军谈判会议向俄罗斯人民,特别是昨天在莫斯科机场爆炸中失去亲人的家庭转达我们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绝不容忍对无辜的人民实施暴力行为。我们谴责这种恐怖行为的实施者。请大家与我一起默哀几分钟。

这里有这么多熟悉的面孔,令人感觉几乎就像回到了学校那样。但是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活动之时,我谨对去年 9 月休会以来离开裁谈会的同事做一个迟来的道别。我说的是塞内加尔的巴巴卡尔·卡洛斯·姆巴耶大使和突尼斯的阿卜杜勒-瓦哈卜·杰马尔大使。我代表裁军谈判会议,谨请他们的代表团转达,我们深为感谢他们在任内对裁谈会工作做出许多宝贵贡献,并且真诚祝愿他们在新的岗位上一帆风顺。还请允许我诚挚地欢迎几位代表本国政府在裁谈会就任的新同事。我具体说的是匈牙利的安德拉什·代卡尼大使、肯尼亚的汤姆·姆博亚·奥克约大使、津巴布韦的詹姆斯·曼佐大使、以及瑞典的扬·克努特松大使。我谨借此机会向他们保证我们对他们新工作的充分合作和支持。现在我谨发表主席声明。我至少得花上几分钟,请各位对我耐心。

在准备承担裁军谈判会议这一庄严机构的主席责任时,各位知道,我要进行的广泛磋商,不仅要与各成员国之间的双边磋商,而且也要开展各种组合形式的磋商、包括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2011 年届会其他轮值主席和每一区域集团的磋商。此外,我与以下各方进行过磋商:各观察员国、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主任、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以及民间社会成员。

在与大家分享我从这些广泛磋商中所得的结论之前,我谨引用下面一段话:

我自然发现各代表团对裁谈会多年来完全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感到十分失望。它们认为它们能够对裁谈会的工作作出真正的贡献,裁谈会在至重大的不扩散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取得进展。但它们却遭到阻碍,无法实现这些目标。它们认为坐失机会,令人沮丧(还不用说它们对浪费时间和职业精力如何感受了)。

这是我离职的前任,加拿大的克里斯·韦斯特达尔大使在 2001 年 1 月 23 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担任主席时写下的。而且,顺便说一下,我谨感谢达成关键意愿项目让我很容易地找到了克里斯·韦斯特达尔的这段话及他的讲话。我谨赞扬达成关键意愿项目所有的人。

在这里,十年中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变。现在,我只想与大家分享我迄今磋商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有相当的无奈:自 2009 年 5 月以来没有工作计划。也有相当的失望:还没有就《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禁产条约》)展开谈判。

2009 年 5 月的 CD/1864 号文件仍是一项工作计划的“金标准”,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巴西代表团在 CD/1899 号文件中提出的建议。然而,各方立场似乎根深蒂固、互相排斥。也就是说,一些成员只有在包括《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谈判

的前提下才接受工作计划，但至少有一个以上的成员表示如果就《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展开谈判，就不接受工作计划。

显然，裁军谈判会议需要专注于四个核心问题，即核裁军、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防止外空军备竞赛、以及消极安全保证。

也很显然，对裁谈会议程最近所列的其他非核心问题，几乎无人问津。不过，我要补充说，有一个国家认为“武器转让透明度”问题最为重要。但它也承认，在裁军谈判会议之外有可能更好地就这一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

就裁谈会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来说，大家普遍支持更大的开放性和透明度。最后，许多成员重申了它们赞成扩大裁谈会的官方政策。然而，对于这种情况，一些国家怀疑扩大的裁谈会将如何有助于打破目前 65 个成员之间的僵局。

根据这些我曾初步非正式地分享、并且现在更正式地分享的结论，我认为，我的重点事项很明确，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我将继续进行磋商，与一切有关各方合作，以确定一个全体成员都能够接受的工作计划。在追求这一目标时，我请求在座各位，包括区域协调员给予帮助。

第二，在我们尽一切努力制订一项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工作计划之际，我也将努力确保不浪费我们拥有的点滴时间，仍有可能在至关重要的裁军问题上开展实质性的、有价值的意见交流。

第三，我将期待各位考虑如何以更大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与民间社会集体合作。事实上，我希望，更大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将成为我们在本会议室所做一切的工作方式。

最后，议事规则第 2 条规定，裁谈会将定期审议成员资格问题。我将据此继续开展磋商，以了解我们可如何汲取以前扩大裁谈会的经验以及今天的形势是什么。

在准备承担主席之职时，我读了 1932 年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联合王国代表团高级军事顾问 A.C.坦珀利少将的回忆录《欧洲回音壁》。他于 1926 年抵达日内瓦，并于 1938 年出版了回忆录。他的书中有许多意味深长的话，但我只提及其中两个。第一个是：“假如靠讲话就可以使民主安立于世界，那么[国际]联盟原本应是坚不可摧的”。第二个是：“虽然名义上讨论的是技术问题，但实际上造成僵局的是政治分歧”。

坦珀利少将也提到以下问题，比如他所称的“大国”和“小国”之间有时艰难的关系、核查的难度、“民族性格的特殊冲突”、可采取任何行动前多数票与全体一致原则之间的选择。1930 年代的裁谈会确实投票表决。对他所说的“狂热的吹毛求疵者、定义问题迷和国联程序问题大师”他是不屑一顾的。最后，他认为裁谈会——巧合的是，从 61 国增加到 65 国——是“一个笨重的机构”。但是，总体来说，坦珀利少将赞美了日内瓦人民的盛情款待。

安东尼·艾登在 1938 年 3 月 6 日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希望《欧洲回音壁》可“做为真挚的心血之作而得到广泛阅读，从不久前变幻的经验中为未来寻求明智的指导”。我当然也希望如此。

2011 年对于裁军谈判会议将是关键的。在 2009 年下半年和整个 2010 年，国际安全出现了显著的积极动态：如众所周知的，从 2009 年 9 月的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到《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再到全球核安全峰会、并且当然还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 2010 年审议大会的成功结果。在所有这些里程碑上，似乎都洋溢着政治意愿。

与其它地方所有这些积极的安全发展事态相比，裁军谈判会议似乎明显是一个被丢到脑后的荒岛，依然看不到政治意愿。

明天，我希望大家听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的讲话，敦促裁军谈判会议重新开始工作，并且希望我们都将听从他的呼吁。

现在我着手通过议程。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不希望此时提出议程有关问题。我发言是想谈一个引起了我们注意的问题，而且本代表团至少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到裁军谈判会议的实质和程序问题的核心。我指的是，我们已经收到 21 国集团协调员的通知，说将在 1 月 26 日举行有联合国秘书长到会发言的会议，接着将是本届会议六主席、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区域协调员参加的一个非正式会议。然后又有另一份通知说，将于 1 月 26 日在第九会议室召开有秘书长出席的会议，并再次列出了应邀与秘书长出席会议的国家。

联合国秘书长是在本会议室内有代表的全体国家的秘书长。我们感到相当无法接受在选择性的基础上与联合国秘书长举行会议。我可以接受仅限于少数几个国家的会议；或许为了平等或公平起见仅有区域协调员参加的会议，因为他们代表了我们在日内瓦这里的所有人。然而，除了区域协调员，还有若干国家，并且甚至我可以接受会议六主席参加，因为尽管他们肯定不是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正式承认的一个群体，但是为了协调和促进工作，六主席确实共同采取行动，因此他们与联合国秘书长的互动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真正不能接受的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似乎把自己当作我们所有国家的代表。本代表团不准备接受这种代表权。我们为自己说话。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人出面为我们说话，并且我们将不会受这次会议决定或产生的什么东西的约束，因为我们不是与会方。更进一步地说，我想断然声明，与秘书长的这次会议所作的任何决定都不代表裁军谈判会议，因为我们作为裁谈会成员，必须当场去说我们想对联合国秘书长说的话。如果这是一个没有我们参加的会议，我们就不能受其决定的约束。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来的、背后的理念是什么。我希望你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释。然而，说到这里，让我重申：除非我们所有人都参加这次与秘书长举行的会议，否则本代表团不能接受任何成果——它的成果将不代表裁谈会。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本不打算今天发言, 但是, 听到巴基斯坦代表关于 2010 年 9 月 24 日在纽约举行的“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和推进多边裁军谈判”高级别会议后续行动的发言之后, 我谨讲几点意见。首先, 我谨祝贺你接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

高级别会议是由联合国秘书长召开的; 他值得赞扬。这是一个重要机会, 讨论是否需要在裁谈会恢复谈判, 从而应对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挑战, 并且使我们能够重申对裁谈会作为裁军问题唯一多边谈判论坛的支持。如不结盟运动集团在会议上表示的, 采取任何后续步骤都必须有全体成员国的充分和透明参与。

出于这个原因, 我们希望, 在这方面做出的任何举措或努力都将有全体代表团的参与, 不加区别和歧视。

金塔尼利亚·罗曼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 首先, 我衷心祝愿全体同仁新年快乐、事业和生活顺利。我也谨与大家一道, 就你所提及的在俄罗斯某机场发生的事件向俄罗斯人民和政府表达我们的哀悼与支持。

说到这里, 我想简要表明, 虽然我们本不打算此时发言, 但我们理解巴基斯坦大使表示的关切。我们同样认为, 首先, 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必须保持透明。虽然我们不怀疑我们活动的透明度, 但是认为某些行动有时会造成误解, 因此裁军谈判会议涉及本身工作的任何会议都应应对全体成员开放。

巴德尔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没打算现在发言, 但既然我已经张嘴, 让我以埃及代表团的名义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们将不胜愉快地与你合作。我们就恐怖爆炸事件向俄罗斯代表团表示慰问。

我发言是为了赞同刚才几位说的话。当然, 我们承认联合国秘书长支持裁军谈判会议的兴趣和努力。这种努力的一个事例就是 2010 年 9 月 24 日在纽约召开的“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和推进多边裁军谈判”高级别会议。埃及积极出席了会议, 并代表我们目前有幸主持的不结盟运动发表声明。因此, 我们欢迎秘书长做出努力, 并且我们将感兴趣听取他明天对裁谈会的讲话。然而, 我们同意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和古巴代表团的发言。我们希望在这一会议之后做出的任何努力都是透明的, 没有选择性, 与会国家名单要对大家有所交待。如果有任何互动, 我们宁愿这出现在全体成员国之间, 而不仅是在某些被选出来的国家之间。我认为, 这将是推动我们都想要的努力——推动裁军谈判会议及其作用——的最好方式。我就此结束, 并且稍后将回头谈一谈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更实质性问题。

萨贾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首先让我祝贺你出任裁谈会轮值主席, 并且也就恐怖袭击事件向俄罗斯代表团表达我的慰问。我同意巴基斯坦大使的意见。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在所有开会时都应考虑到透明度和非选择性的会议, 从而我们在这里平起平坐。在这方面, 如巴基斯坦大使说的, 本代表团不能接受一个选择性出席的会议的任何决定, 因为它是一个有选择而非普遍参与的会议的结果。

考鲍兹—哈穆伊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谨首先祝贺你就任轮值主席。我们相信, 以你的智慧和辛勤工作, 你会积极地与我们一道努力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确保裁谈会取得进展。我还想就昨天在莫斯科机场发生的、应受谴责的恐怖袭击事件向俄罗斯联邦代表团致以诚挚的慰问。我们对俄罗斯联邦代表团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我谨感谢巴基斯坦大使提请我们注意秘书长即将与不知以何种方式从成员国中挑选出来的一些国家举行的会议——这是以不透明的方式召开有选择性参与的会议。如果选择是与各区域集团代表做出的, 我们将会理解, 并可能接受人数限制, 但选择一些国家而排除另一些国家, 不符合我们都努力争取的透明度原则。

我还必须赞同在我之前发言的大使们的意见: 我们没有义务执行这一会议可能产生的任何决定。

马塞多·苏亚雷斯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首先, 既然整个会议都表示了对慰问, 我也以本代表团的名义, 就这一悲惨事件向俄罗斯代表团致以深切慰问。在过去几年里, 我一直非常密切地与你合作, 欣赏你的能力和创造性, 并期待着你开始担任裁谈会主席的这一刻。我很高兴到这里开会, 并尽力支持你的努力。

我谨谈谈巴基斯坦的阿克拉姆大使和其他几位提出的问题。事实上, 它为你开始担任主席带来了不太积极的基调。你对此没有任何责任, 但这种减少工作参与人数的诱惑总是存在。你刚才在发言中提到了扩大裁谈会的问题, 而现在有很多代表团要求被接纳为观察员, 并且你指出, 一些国家怀疑裁军谈判会议扩大将是否有助于打破目前的僵局。始终有人认为, 要取得结果, 最好人数少。对这样想的人, 我会说, 最好的办法是只有一个成员。这样你会更容易作出决定。我们必须接受民主, 但这并不容易。我也对这份向若干代表团发出的邀请感到很惊讶, 并且非常坦率地说: 我问过自己, 为什么巴西不在名单上? 如果联合国秘书长从中排除巴西这样的国家, 他在想什么? 我没有看到关于拟定这一邀请名单的任何确切标准。因此我与其他代表团一道表示有点惊讶。我还想回顾的是, 在 2010 年 9 月 24 日高级别会议的总结中, 联合国秘书长谈到了扩大裁谈会的问题, 并说他想任命一位本机构成员扩大问题特别协调员。因此, 他一上来就试图减少他想开展磋商的代表团数量, 令人感到有点惊讶。

拉奥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也本不打算发言, 但我认为, 之前发言的同事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值得我表达一些看法。在我这样做之前, 我谨对你担任轮值主席表示祝贺。我本来希望它能以一个更好的基调开始。让我也就莫斯科暴力行为中的人员丧生向俄罗斯代表团表示慰问, 并向丧生人员的家人表达我的同情。

主席先生, 我们也是昨天晚上才听说这件事。我必须说, 我们对于从裁谈会中挑选与会者有点惊讶。如议事规则所述, 按照裁谈会议事规则, 我们是作为主权平等的成员出席的。在裁谈会, 我们不将国家分门别类或给予专门的特权。我

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一进程中尊重这些规则，并据之开展工作。在 9 月高级别会议上曾经有很多参与者，表现出的兴趣很大，并且我们当然期待着明天听到联合国秘书长的意见。在裁谈会成员内外，对于这一议题有着广泛的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裁谈会全体成员都有兴趣与联合国秘书长交换意见是很自然的。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开会的方式是将我们大家更紧密地维系起来，而不是将我们分离开。正如我在你与 21 国集团磋商时提到的，我认为，在我们的一切努力中，当我们致力于建立共识并通过工作计划时，我们不应做任何使我们进一步分离的事，而应做使我们走到一起的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们共同的预期目标。

蒙达拉因·埃尔南德斯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与前几位发言者一样，我谨祝贺你就任。我们相信，你一贯的幽默、对话的能力和你的经验将有助于加强裁谈会工作。

与前几位发言者一样，在他们悲痛和哀悼的时刻，我们站在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人民，也就是恐怖主义行为受害者的一边。同样，我们也向离开裁谈会另就公职的突尼斯和塞内加尔大使表达我们的敬意。如你在发言中提到的，我们也谨利用这个机会欢迎匈牙利、肯尼亚、津巴布韦和瑞典大使。

主席先生，你在讲话中赞赏民间社会和观察员国的参与。这是一个增加裁谈会参与度，使之更加民主的机会。不过，我认为，这种努力受到了某种不透明的选择性的会议的破坏。本代表团认为，裁谈会工作当此之际，在全体成员之间建立信任很重要，而这种非包容性会议无法培养这种必不可少的信任。

霍夫曼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也本不打算今天发言，但我想，也许我们不应让人觉得这仅是 21 国集团成员的会议，因此其它国家也应参与。我祝贺你出任轮值主席，也赞赏你的开场白，尽管事实上它没带来好消息，但是，我们当然知道情况。我与其他人一道向俄罗斯同事表示慰问。

现在，对于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必须说，我的理解是，这份特殊的非正式会议邀请不是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发出的。当我听到和读到这一邀请时，起初从一个纯粹务实的角度来看，还以为让少数一些代表团出席很可能是个好主意，因为这样对话更容易。然而，鉴于我们在这个大厅里看到的对这次会议以及对参与和开展对话的热情，我觉得重新考虑这一安排并不会太晚。事实上，虽然我是务实地看待它，但我有点与巴西同事一样的感觉：首先我想，为什么没有我们？为什么没有别人？为什么采取这一特殊模式？我猜想与会的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已经注意到这个讨论。我向他特别致意。

主席(以英语发言): 在我请裁谈会秘书长发言之前，只说几点意见。实际上，我认为，在某种角度上，我们这次会议已经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也就是在对许多与会者显然重要的问题上有了一个良好的、自由的意见交换。我们也许最后各持己见，但至少我们有了我所认为诚实和公开的讨论。最后一点意见：说给那些也在日内瓦参与联合国组织有关其它工作的人听：我的理解是，联合国秘书长

的时间格外有限；他实际上是从一个会议赶到另一个会议，所以他的时间表相当紧张。我也注意到，在其他论坛上，是否所有国家都可能在秘书长出席的会议上发言，仍是一个未决问题。对于任何有秘书长出席的会议上的这类代表权问题，听到赞成和可能的反对意见，很有意义。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很抱歉再一次发言。我只是希望不被误解，成为唯一没有就俄罗斯昨天遭遇的可怕恐怖主义行为向俄罗斯联邦表示慰问的人。我只是就巴基斯坦大使的建议表达具体意见，并打算以后做一般性发言。然而，由于已经有了机会，我理所当然地向俄罗斯联邦大使表达我们最诚挚的慰问。

奥尔忠尼启则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以英语发言)：如同大家听到主席说的，秘书长在日内瓦近两天的日程很紧张。他大约有40分钟出席会议，因此不打算召开一次正式会议。考虑到这仅仅是一次非正式会议，仅此而已，我相信，秘书长有权会见任何他想见的某个代表团或某些代表团。他不会提出任何一种伟大的新想法或建议。取决于这些成员国对这些建议和想法做出决定，以及决定如何进一步进行。他的目的是想知道现在情况如何以及大家想怎样继续进行。我相信秘书长有权，并且任何代表团都有权与一个朋友、几个朋友、甚至更多朋友举行非正式会议。当你们有这类非正式磋商时，我作为秘书长代表没有反对。我希望你们不会抱着情绪来反对秘书长会晤若干代表团。我能明白秘书长邀请的逻辑。他当然想会见届会的各位主席。他当然想会见区域协调员，并且他当然也想会见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代表们：这是他在纽约期间通常至少每月做好几次的事，因为没有他们，我认为不可能真正取得进展。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隐藏的议程，并且无论如何，你们的协调员会把会议情况通知你们。顺便说一句，他甚至请我作为他的代表讲话。我说，“不，秘书长先生，我宁愿听你说，然后我会转告其他人”。不过，协调员可以转告其他人。不要上来就以为秘书长会见某些代表团的背后有什么伎俩。在联合国，如各位所知，如众所周知，没什么机密。秘书长尤其不会让这成为一个高度防范的秘密会议，设警卫不让任何人走进。无论如何，会上出现的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都会通知到每一位。所以，请不要担心。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请阿克拉姆大使发言之前，我想说，我们有一些重要的、事关议程和观察员国的内务工作，我希望本次会议完成。我的确有一份正规的发言者名单，想要现在开始。但是，如果阿克拉姆大使有一些关于本话题的具体意见，我请他再次发言。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对不起，我要第二次发言；但我认为，根据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解释或意见，我应当发言和至少表达本代表团的观点。我很感谢就此发言的所有其他同事。你已经从所有发言者那里全面得到的明确想法是，对我们的工作必须采取包容和透明的方式，包括我们与联合国秘书长的互动。现在，我知道秘书长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我对此表示尊重。我知道他在今天晚些时候也到人权理事会和某个人道主义问题会议上讲话。

我可以说的是，在这个人道主义问题会议上，也没有首选国家的名单，让谁说话或不让谁说话。人人都得到邀请；在人道主义问题会议上，谁想发言就将有发言机会。我不明白裁军谈判会议为什么不能效仿这种做法。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的确，如果有必要限制与秘书长互动的人数，那么合乎逻辑的选择是限制在我们各集团的协调员。这些协调员中的每一位都将有机会向秘书长转达各自集团的观点。正如我方才说的，我甚至可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即让 2011 年届会六主席会见秘书长，就裁军谈判会议未来工作问题与他交换意见。不过，我只是不明白，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是出于什么原因成为这次会议被邀请的国家。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我们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比别人更平等。我们不承认有些国家可以在这里行使否决权。这不是安全理事会；这是裁军谈判会议。为此，我不能接受仅由五个被指定可前去与秘书长说话的国家来代表或不代表我国的意见。德国大使提出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建议。我希望德国宜早不宜迟地成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因为这肯定会有利于在尚未就此说话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更多地反映我们的意见。无论如何，我想说的最后一点，并且我想说得非常明确的是：不管正式还是非正式的，这次会议与秘书长商定的任何决定或任何行动都对巴基斯坦不具有约束力，并且因此将不被接受为裁军谈判会议协商一致的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这次非正式会议邀请的人之一，但我敢肯定会议不会做出任何决定或产生出任何东西。我想，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的同事们已经听到了你的话。我感谢大家的这次交流和正当传达的双向信息。

现在我想转到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内务议程。我请大家审议 CD/WP.562 号文件所载的裁谈会 2011 年届会议程草案。这是本次会议之前，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至少在昨天分发的。我提议，与往年一样，议程应附有一份主席声明，内容如下：“关于议程的通过，我以本会议主席的身份声明：我的理解是，如果裁谈会在处理任何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本议程范围内处理。本会议还将考虑到本会议议事规则第 27 和第 30 条”。

这一声明通常附于议程。哪个代表团希望现在发言吗？我可否认为裁谈会愿意通过 CD/WP.562 文件所载的议程草案以及我刚才读的声明？正是如此。

会议议程将由秘书处作为裁谈会正式文件分发。现在我谨请裁谈会审议非裁谈会成员国提出的参加 2011 届工作的请求。这些请求载于 CD/WP.563 号文件，其中包括秘书处截至昨天、也就是 2011 年 1 月 24 日下午 3 时收到的全部请求。自那以后收到的非成员国全部请求都将提交大家审议，并在今后的全体会议上做出决定。对这些请求有任何意见吗？我可否认为裁谈会决定按照议事规则邀请这些国家参与我们的工作？就这样决定。

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公开交流。现在我想按名单发言，并将哥伦比亚列入名单。

代卡尼先生(匈牙利)(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作为匈牙利共和国新任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 今天与各位一起出席裁军谈判会议 2011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深感荣幸。首先, 请允许我就莫斯科令人发指的恐怖行为所造成的无辜生命损失向俄罗斯联邦表达本代表团的诚挚慰问。我们坚决谴责恐怖暴力行为, 并对受害者及其家人深感同情。请允许我祝贺加拿大和你, 格里尼于斯大使, 接任裁谈会轮值主席。我期待着在未来一年里与你和其他主席合作。

在过去两年中, 我们目睹了裁军议程的复兴。在 201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 各成员国一致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 俄罗斯联邦和美国之间削减战略武器的新条约谈判圆满结束, 并有望在不远的将来生效; 核安全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并且有关国家作出了改进这一领域合作和本国做法的各项承诺。

然而, 尽管有这类积极势头, 裁军谈判会议再次无法兑现推动裁军机制的承诺。联合国秘书长、201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以及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都呼吁本机构开始实质性工作, 但是它们的要求迄今尚未得到响应。这种做法不能继续下去。明天我们会听到联合国秘书长对形势的评估。我相信他对于裁谈会议程上问题缺乏进展的情况不会不表示深深的失望。

我要强调, 匈牙利准备积极参与旨在迅速商定和通过工作计划的讨论, 我们认为, 裁军谈判会议长期议程上的所有四个核心问题都值得认真讨论, 因为其中每一个都有助于实现我们关于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和一个更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共同目标。然而, 我们必须决定如何并且从哪里开始我们的实质性工作。裁谈会几乎所有的成员国都认为——这也是匈牙利共和国完全赞同并坚决支持的观点——《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谈判应是我们振兴裁谈会的第一步。我呼吁全体成员国采取灵活态度, 致力于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和任务, 并准备通过工作计划, 以证明我们在这里是要完成全世界交给我们的任务。

让我谈谈更积极的事态。从现在开始的几个星期内, 匈牙利共和国将开始销毁库存集束弹药。根据计划应于 6 月 30 日完成销毁工作, 与此同时匈牙利今年将批准《集束弹药公约》。销毁过程中会考虑到所有的环境和公共卫生法规, 并且将对销毁场地重新绿化。我们将邀请国际观察员目睹这一活动, 就像我们在 2005 年销毁那些根据《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渥太华公约》第三条保留的最后的 1500 枚杀伤人员地雷那样。

让我就裁军谈判会议的观察员问题说几句话。年复一年, 观察员国对我们的讨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值得扩大裁谈会来认可它们的投入。因此, 匈牙利敦促并继续支持扩大裁军谈判会议。民间社会同样致力于向前推动裁谈会议程。我相信它们同属于我们的大家庭, 期待着与它们一道工作, 聆听它们的意见, 不仅是在传统的妇女节之际, 而且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其他非政府组织活动中。

最后，我谨对你为开始裁谈会 2011 年届会工作所作的充分准备表示深深的谢意。我们都知道今年是公认的至关重要的一年，因为 2011 年可能是裁军谈判会议回到正轨的最后机会。让我向你确保，主席先生，本代表团准备参与这一努力。我祝你和各代表团成功和一切顺利。

克努特松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在莫斯科机场发生悲惨的恐怖袭击之后向俄罗斯人民转达我国政府最深切的同情。我谨热烈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轮值主席，并向你保证本代表团大力支持和坚信你的努力会推进我们的重要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裁谈会发言。我谨借此简要介绍本代表团对裁谈会当前事项的立场。首先，我要说，代表欧洲联盟的发言中也会反映出瑞典的立场。我们还是新议程联盟的成员。

瑞典对裁军议程有着浓厚的兴趣，不仅是核裁军问题。就本国而言，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拥有核武器将更有可能削弱、而不是增强我们的安全。因此，我们一直在积极努力推动核裁军和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

对于瑞典迫切希望裁军谈判会议进入实质问题谈判，大家不会感到惊奇。我谨引用我们外交大臣卡尔·比尔特先生的话。他在去年 9 月高级别会议上表示：真诚支持多边裁军进展和军控工作的人再也不能接受裁军谈判会议缺乏实质性谈判的现象。他补充说，必须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尤其是谈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简称《禁产条约》)。他最后指出，必须聚集政治意愿，打破裁谈会僵局，让它发挥应有作用，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纽约的高级别会议非常清楚地表明，全世界都期待着取得进展，不仅是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不辜负这些期望，是我们非常义不容辞的责任。后续的高级别会议必将评估是否取得进展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近期国际裁军领域的事态发展；我们愿意将此称为一个复兴的势头。最新的发展，也就是美国国会批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及俄罗斯联邦的相应进程，非常积极和令人欢迎。另一个积极的迹象是美国政府重申将争取让《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得到批准。

然而，我们现在必须做更多的，不是仅仅在发言中提到这一势头。必须在国际论坛和举措中，或许尤其是在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上最大程度地推进这一势头。我们应充分发挥裁军谈判会议的应有作用。

最近，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已经至少一次能够商定裁谈会应做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精心达成的折衷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它从来并不意味着单单凭借这一点就能解决安全观念上的真实分歧。那只能在实际谈判中出现。然而，我们仍然相信，它可以构成实质性工作的基础，同时不破坏任何人捍卫本国安全利益的能力。

裁军谈判会议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禁产条约》。我们关于需要在法律上对用于武器的裂变材料生产封顶的意见，得到了广泛认同。去年由瑞典代表团主持的关于这一专题的非正式会议，进一步加强了专题谈判时机已经成熟的印象。

这样的条约，以适当的范围和商定的核查措施，最终会限制缔约国扩大核武库的能力。我们深信，《禁产条约》是逐步核裁军进程的一个要素。《禁产条约》的确是 200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商定的核裁军实际步骤之一、也是 201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通过的核裁军行动计划之一。

核裁军是我们众多努力的真正目标。对于希望看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我们各位来说，必须迈出更多的步伐来实现这一愿景。瑞典特别重视继续削减核武库，包括非战略性或战术核武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瑞典认为，重要的是以旨在大幅削减、并最终消除战术核武器的谈判作为对这项条约采取的后续行动。这种武器是危险过去的危险残留物。

为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消极安全保证，是裁谈会另一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应作为单独和集体提高国家安全的一种手段来处理，以推动在更广泛的裁军议程上取得进展。

然而，裁军谈判会议面临的另一个专题是外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人类正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和平利用外空，因此突出了讨论外空安全问题的必要性。这包括防止外空军备竞赛以及处理那些由于测试或使用反卫星武器而产生的碎片。应当推动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的讨论。

我们没有核武器世界的愿景不会明天就实现，但我们相信有可能立即采取进一步措施，实现这一目标。换言之，并且最后一句话：瑞典与其它许多方面一道，要求立即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展开实质性谈判和讨论。基础已经奠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这一基础上前进。我们作为裁谈会成员国以及国际社会尽心尽力和负责任的代表，的确有义务这样做。

戈麦斯·卡马乔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肯定也想在莫斯科的悲惨事件之后向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代表团同事表达我最诚挚的哀悼。其次，我一直在倾听今天上午所有的发言和讨论。我必须说，本代表团基本上同意各位同事们所表达的意见。此外，如果你允许，并且本着我们讨论中应始终洋溢的诚信，我当然想对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答复表示衷心感谢。不过，我必须说，我只能部分接受他的话。也许，如德国常驻代表说的，仍然有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主席先生，本代表团谨祝贺你被任命为裁军谈判会议今天开始的 2011 年届会主席，你可以相信墨西哥将支持你的全部工作。我们欢迎你为筹备本届会议而开展的包容、多元和透明的磋商活动。我们认为，今天的裁谈会有机会来质疑关于国际气候不利于缔结裁军协定的推断。在国际裁军议程方面，2009 年和 2010 年目睹了单边、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历史性里程碑。这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核不扩

散和核裁军峰会，以及十年来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框架下的第一个协定及一个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及时和具体行动计划的通过。

常规裁军领域的重要事件，比如《武器贸易条约》谈判的开始和《集束弹药公约》的生效，表明有可能使这种文书化为现实。

然而，今天，伴随着裁谈会新一届会议的开始，存在着很大的挫折感，因为似乎没有僵局的出路。从我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既不自然、也不可接受。既不可以接受裁谈会把时间花在职权范围以外的活动上，也不能接受某个项目主导占据整个议程、使其他项目被搁置。对于我们不能通过一项工作计划，尤其是裁谈会在核裁军多边谈判方面缺乏进展，墨西哥深感失望。核裁军多边谈判仍然是我们极为重视的。

当务之急是裁谈会履行其谈判任务。墨西哥一直强调：在这个论坛上，谈判并不一定意味着缔结协定。然而，为了缔结协定，就必须谈判。对于裁谈会，缔结协定是一种特权，但谈判是一种责任。

僵局不会自行化解。我们作为成员，应采取具体步骤，承担起高层次的责任制和问责制。因此，墨西哥建议，为裁谈会设立一个履行职责的截止日期，并且本着将截止日期定于今年某个时候的谅解开展工作。

秘书长召集的高级别会议表明，许多国家都想结束裁谈会的荒废期；这意味着，决定恢复其谈判工作应当不难。

我们不能继续以裁谈会的结构、成员资格、议程和议事规则必须保持不变的推断来开展工作。过去的经验表明，国际组织在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后，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改进和适应现实。我们必须使裁谈会更体现我们生活的世界，考虑扩大它，并提高民间社会参与的可见度。最重要的是，我想强调说，滥用共识规则无异于将它贬低成一个单纯的否决工具。

墨西哥认为，有的论坛是促进决策，有的论坛是抑制决策。裁军谈判会议属于后者。我希望有一天，产生出造福人类的协议的坎昆和其它国际组织的精神将渗透到这一房间的四壁。

曼祖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让我首先与其他人一道，就昨天发生在莫斯科机场的悲惨事件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表达我们最深切的慰问。我们谨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确保我们的同情和支持。

我作为津巴布韦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新大使/常驻代表，与各位一起出席裁军谈判会议 2011 届会的首次会议，是一个极大的荣誉。我感谢你，主席先生，所作的非常亲切的欢迎词。我期待着与大家密切和富有成效的合作，寻求达成一个平衡和全面工作计划的共识，在这个庄严的机构恢复实质性工作。

我热烈祝贺你，主席先生，担任裁军谈判会议 2011 年届会第一任主席。我们还要为贵国代表团在闭会期间进行的广泛磋商而对你表示赞扬。我们希望你所

奠定的基础将使裁谈会在你干练的领导下达成对工作计划的共识。本代表团对你和你的团队给予全力支持与合作。

津巴布韦是一个无核武器国家，并且没有获取这种武器的野心。我国珍视和平，主张多边解决那些困扰当今世界的挑战。我们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这体现出我们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心和承诺。本着这一精神，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至高无上地位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我国高度重视裁军谈判会议的全部四个核心议程项目。我们的首要重点是核裁军，随后是全面和彻底的裁军，为全人类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全球军事开支在 2009 年达到约 1.6 万亿美元；这应受到谴责。这种开支是以扶贫和在 2015 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努力为代价的。

同时，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长达十二年来一直处于瘫痪状态。为了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我们当然能够、并且的确必须做得更好。然而，实现这一崇高目标的努力不应破坏我们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即共识。津巴布韦深思熟虑的立场是，共识规则仍然有效、并对我们今天的工作有意义。它赋予所有国家在裁谈会维护本国安全利益和优先事项的权力。

裁军谈判会议及其前身机构拥有一个谈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军条约的良好记录，比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这个庄严机构仍然能够实现更多的成功。我们坚信，以最高层的政治意愿和领导能力，裁军谈判会议应能够尽快恢复实质性谈判。

总之，本代表团祝你，主席先生，以及 2011 年届会其他主席成功。

阿朗戈·奥勒莫斯女士(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首先就昨天机场恐怖袭击事件的后果向俄罗斯联邦人民和政府表达哥伦比亚政府和人民的慰问。我们的心与遇难者家属连在一起。我们知道对付这些恐怖袭击有多么艰难；这些袭击留下的只有死亡和毁灭。

我也谨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 2011 届会第一任主席，并感谢你在过去几周开展重要工作和磋商。

我谨重申，我国坚定地支持加拿大努力实现裁谈会工作的具体进展。作为将在 2011 年担任裁谈会轮值主席的国家之一，我们了解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想呼吁全体成员国合作，保持灵活性，使今年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哥伦比亚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在 2011 年的主要目标应是通过和实施一项工作计划。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的难度不应阻止我们继续讨论议程上的关键问题，特别是核裁军、裂变材料条约的可能性、消极安全保证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应以平衡和公平的方式谈判所有这些条约，并且不忽视议程上的其它问

题。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现任主席提出的方法是适当的。我们谨重申本代表团对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和辩论的支持。

近年来，核裁军已获得动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谈判具体文书方面取得进展的重要机会。裁军谈判会议是唯一的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多边谈判论坛，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社会正在注视着裁谈会取得进展的迹象；我们有责任满足它们的期望。至关重要的不仅是裁谈会的声誉，当前国际形势提供的机会也不容错过，才能更接近实现一个无核战争威胁的更安全世界的梦想。

奥亚尔塞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首先与他人一道就恐怖袭击事件向俄罗斯联邦代表团表达我的悲伤。

我们向塞内加尔和突尼斯两位大使致意，感谢他们所做的工作，并祝他们在未来工作中成功。我们也谨表示欢迎匈牙利、肯尼亚、瑞典和津巴布韦的常驻代表。

智利谨与其他代表团一道祝贺你，主席先生，就任裁谈会轮值主席。我们特别要肯定加拿大和你本人付出的努力。你以广泛的磋商和主动举措为今年届会奠定了基础，促使我们对要探讨的问题作出实质性贡献。

你可以依赖我们的全力支持。我们还要说，我国打算接受任何你可能提出并且裁谈会可能批准的工作计划。我认为，本代表团有政治义务承担这个责任。

如前所述，我们还认为，——在此我不会说得更细——国际背景不一定不利于为裁军和不扩散问题谈判奠定基础。我们认为，如墨西哥大使指出的，谈判很重要，谈判是多边主义的基本内容。因此，我再说一遍，沉默、裁军谈判会议的沉默，令人难以理解。这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也是如此。很显然，对裁谈会的存在理由有着政治上的关切，而纽约的高级别会议强调了集体的、共同的感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时刻。大家都这样说，并会继续这样说。这是一个需要反思、正视现实和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刻。

我们认为，实事求是地讲，根据本机构今年的优先事项，我们需要肯定秘书长对本次论坛任务的重视。很明显，大家有兴趣在这一领域振兴多边行动。裁军谈判会议应处在这种努力的核心。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将难以避免在这一论坛之外可能做出更激进的决定。

主席先生，以我们的微薄之见，你的工作计划可以为解决本论坛的优先事项开辟一个布局更好的空间。在我们看来，这一计划可以帮助裁谈会在这一全体会议上系统处理所面临的主要实质性任务。各国、民间社会和专家都可以参与这些工作，如他们在其它多边行动领域那样，为成员国提供更多信息以履行它们作为谈判者的基本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在这个论坛上再次发表一系列政治声明，或者召开会议，但没有一年的明确计划或时间表，算不上积极步骤。因此，在通过你所提出的议程后，我们主张继续努力，尽快通过一个工作计划；这一工作计划应以创新

的方式反映我们对核心问题的基本感受和优先考虑。主席先生，应根据我们振兴裁军机制的共同意愿来看待所有这些努力；这对于创造和平与安全的条件似乎不可或缺，而创造这些条件是我们的道德和政治责任。裁军谈判会议目前的结构下的所有成员，在不排除增加成员的情况下，都应采取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我向你保证，本代表团将努力合作，以确保裁谈会工作成功。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借此机会为昨天莫斯科的恐怖袭击事件向我们的俄罗斯朋友转达我们最深切的慰问。我们巴基斯坦人民能够充分体会和同情他们所面临的这种处境，并且祝愿他们成功克服恐怖主义祸害。

主席先生，我谨首先祝贺你在裁军谈判会议 2011 年届会之初担任轮值主席。我们相信，你将以平衡、透明和包容的方式，按照议事规则履行责任。我们非常感谢你对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个人承诺和奉献，并向你保证我们最充分的合作。

我还想正式欢迎最近到裁军谈判会议来加入我们的所有同事，我们期待着在未来与他们开展建设性的合作。

针对最近的严重事态发展及其对于全球安全与稳定将产生的负面影响，及由此对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将产生的负面影响，我已经在会议之初作了发言。

本代表团一直认为，裁军谈判会议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直接影响我们工作是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没有一国可以在全球层面上推行其军控、裁军和不扩散的政策，又假装不影响我们的工作。

在过去两年多，巴基斯坦已经清楚表示，由于核供应国集团就几个核大国与我们的邻国开展核合作提供了歧视性豁免，所以我们难以同意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谈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禁产条约》)，因为这一安排将进一步凸显本地区裂变材料库存的失衡局面，损害巴基斯坦的安全利益。

正如我们刚才也指出的，由于某些国家违反国家和国际承诺的选择性和歧视性行动，追求利润与过时的冷战时期遏制和均势概念，因此巴基斯坦被迫采取了这一立场。

的确很不幸的是，一个世界强国不但没有扭转这种制造不稳定的行动，反而更进一步，在 2010 年 11 月宣布打算支持我们的邻国全面加入四个多边出口管制体系——核供应国集团、导弹技术管制制度、澳大利亚集团、以及瓦森纳安排——并且“与体系的成员磋商，以推进体系成员资格标准的演变”。

显然，这种不负责任的承诺提出了几个问题。例如，让我们看看核供应国集团的成员资格。那个受援国显然没有资格成为核供应国集团成员，因为它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或任何其它区域性不扩散安排。于是就要求核供应国集团成员制订新的成员标准，换言之，创建另一套只为某国量身订做的歧视性标准，正如在向同一个国家提供与核供应国集团的核合作豁免那样。

我们再一次目睹了有人公然违反为维护国际不扩散体制做出的国家和国际承诺。再一次，以国际原则和承诺为代价，采取了选择性、例外性、歧视性的双重标准。

这一谅解已经传达给 2010 年 11 月在维也纳举行的核供应国集团协商小组会议。它是否将获得核供应国集团其它成员的支持，仍有待观察。其中两个已表示同意，无疑是觉得自己与受援国的核合作协议有利可图。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核供应国集团其它成员，特别是声称自己忠实保护国际不扩散体制的成员，是否接受对这一体制的公然违反。显然，由于核供应国集团的全部决定都是按共识做出的，所以它们都能够不辜负自己的义务。或者它们有可能像过去那样，再次简单地屈服于大国的压力吗？巴基斯坦肯定会注视着它们怎么做。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自问，核供应国集团是否能藐视自身的规则，向一个由于它在 1974 年进行的核试验成为核供应国集团创立缘由的国家开放成员资格。如果这样做，核供应国集团将在国际不扩散体制中失去信誉。

这些事态发展构成战略意义上的模式转变。将进一步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不扩散体制的基础。这些步骤所发出的信息是，只要符合自身的利益，主要大国就可以改变游戏规则。我们强烈认为：绝不可接受双重标准和歧视。

除了破坏国际不扩散体制的有效性和尊严，这些措施将进一步破坏南亚的安全。核供应国集团的成员资格将使我们的邻国进一步扩大其核合作协定，并提升其核武器和运载能力。因此，巴基斯坦将被迫采取措施，以确保自身威慑力量的可信度。累积的影响将是在南亚内外或者在全球层面破坏安全环境的稳定。从裁军谈判会议的角度来看，这将进一步阻碍不扩散、军控与裁军措施的进展。

鉴于这些因素，巴基斯坦的战略问题最高决策机构，由巴基斯坦总理主持的国家指挥机构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召开会议，审议这些事态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国家指挥机构声明的文本将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文件分发，此外还应当在这里列举该声明的一些重要内容。

国家指挥机构对有关战略出口管制体系的选择性、例外性和歧视性的政策和发展趋势表示关注。这类政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害，破坏现行核不扩散制度的信誉，并且违反国家法律和国际义务。根据战略、政治或商业因素而做出的修正，加重不对称局面，会使不稳定长期存在，尤其是在南亚地区。

国家指挥机构断然重申，巴基斯坦将永远不会接受歧视性待遇，并拒绝任何削弱其战略威慑力量的努力。巴基斯坦将不参与任何有损其国家合法安全利益的做法。它重申，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国家安全和维护可靠的威慑力量。

从我所说的来看，很显然，这些事态发展的结果进一步加强了我国政府反对谈判《禁产条约》的立场。尽管如此，我们与其他一些代表团一道，不希望看到

裁军谈判会议陷入僵局。因此，我们认为能够、而且应在议程的其它核心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即核裁军、消极安全保证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等。

核裁军问题仍然是裁军谈判会议存在的理由。本论坛不是只为谈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创建的。在一个议程项目的进展与其他议程项目的进展之间不应有任何挂钩。我们应在大家有共识的那些问题上取得进展。本代表团已经在许多场合说明了我们反对《禁产条约》谈判的原因。那些反对在其它三个核心问题上谈判的人应同样清楚表态，或允许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

只有在各国安全平等的基础才能继续开展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裁谈会应对破坏成员国安全的事态发展保持警觉，不仅是在战略层面上，而且在常规、区域和次区域层面上，以及在所有类型武器包括导弹的影响上。鉴于我刚才提及的事态发展，这一问题已变得更为重要。巴基斯坦认为，出于这个原因，区域一级常规武器控制和导弹的问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因此，裁军谈判会议不应继续无视这些武器系统的负面影响。我们请成员们考虑这些建议，并就此在全体会议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要作出努力，让非正式讨论确保裁军谈判会议在 2011 年届会期间处理一切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现行威胁。因此，我们建议，根据议事规则第 27 和 30 条，在裁军谈判会议的随后发言中提出有关导弹的各方面问题以及区域和次区域两级的常规军备控制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 巴基斯坦大使的发言涵盖了很多领域，而且，请允许我以个人的身份说，他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或许超出了裁军谈判会议的职权范围内，触及到在维也纳处理的事项。同样，我以个人的身份说，去年初春，我有幸在莫斯科出席一个研讨会。在其中一个专题小组中实际上讨论了你提到的很多问题，因为它们具有全球和区域等方面因素。我肯定会采取后续行动，探讨能否安排边会，从而充分地了解和很好地讨论这些问题，就如我们也许将对列为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核心问题的其它项目做的那样。我将愿意跟进此事，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洛希宁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主席先生，俄罗斯联邦和本代表团欢迎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 2011 年届会第一任主席。我们祝你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你一定可以得到我们的支持。

主席先生，各位尊敬的同事，对大家就昨天在莫斯科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的恐怖主义行为向我们表示的慰问，我们深为感动并衷心感谢。35 人失去了生命，一百多人不同程度受伤。这是一个残酷、精心策划和不人道的恐怖主义行为，使用了充满大量弹丸材料的高能量爆炸装置。

我们尤其感到痛心的是完全无辜的外国侨民遭受伤亡。我谨向受害于这种卑鄙罪行的所有国家的公民表示衷心慰问。我们的心与你们连在一起。

莫斯科机场的惨案再次表明，恐怖主义是对人类的全球性威胁，并且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来结束它。

各位的慰问与裁军谈判会议全体成员的默哀令人印象深刻，显示出在这一困难时刻对我们的道义和政治支持，同时这也是国际社会与俄罗斯联邦团结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的象征。

奥尔忠尼启则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及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以英语发言):当然，作为一个俄罗斯人，我与大使有着同样的感受：对这一悲惨事件怀有深深的悲哀。然而，我发言主要是说，我在大家的交换意见之后与联合国秘书长通了电话；他表示非常高兴听说人人都想与他会面。由于他没想到裁军谈判会议成员流露出来的这种兴趣，并且他只有 45 分钟，所以他打算进行一次很非正式的意见交换。尽管如此，他让我转告，只要愿意，他邀请人人来参加这次会晤，从而使我们的会议有一个很好的开端。由于各代表团表达了这一愿望，秘书长准备听取大家的意见，但是请考虑到他时间非常有限——45 分钟，最长为 1 小时。我希望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更大场面将有助于加强裁谈会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迅速通过工作计划和在今年取得进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名单上的发言者都发言了；在结束首次全体会议之前，我只想发表一点意见。正如我在开场白中说的，我的首要任务是继续进行磋商，与有关各方合作，以确定一个全体成员都可接受的工作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报告说，我没有能够按照他的要求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一个工作计划。不过，我也说了，我的下一个最重要事项是不浪费我们的时间，仍然可以就大家确定的各种重要裁军问题、特别是就四个核心问题开展有意义的实质性交流。各位记得，在非正式区域会议上，我曾拟订一份指示性时间表，不排斥任何人发言或提出其它问题，而是尽可能地利用我们的时间，鉴于在本星期之后加拿大只有三个星期担任轮值主席。我拟订了以下讨论时间表：2 月 1 日(下星期二)——核裁军的各方面问题；2 月 3 日星期四——更专注于裂变材料问题；2 月 8 日——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别忘了 2 月 7 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将有一个外空问题边会；2 月 10 日(加拿大第三周主席任期结束)——消极安全保证问题。这只是为了那些想就四个核心问题讲点东西的国家，并且，如果有来自首都的专家，尤其是对那些出远门的、也许想或多或少了解所涉议题的人。这决不意味着构成议事规则第 20 条所规定的一个工作进度表。此外，一些成员已经提醒我们注意议事规则第 30 条；这一条事关任何成员在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提出任何想提出的问题。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对不起——我只是想弄明白。我们已经商定了一个议程。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商定一个工作计划。因此我们能够现在接受你的建议而讨论议程没有明列的项目吗？你提出四点建议，其中之一是议程没有明确提到的。既然我们将要讨论一个我们刚才所通过议程中没有特别提到的项目，这不需要裁军谈判会议做出一个具体决定，将这一问题列为要点之一吗？

主席(以英语发言): 首先, 实际上我不是在谋求关于任何事项的决定, 因为我不想继续就通过工作计划问题进行磋商。显然, 阿尔及利亚大使, 在你任职期间通过的仍是一个“金标准”。事实上, 我的建议与议程本身没有直接联系。我只是建议说, 如果有人想提出一个特定议题, 将受到欢迎; 但是再说一遍, 这不是正式的, 不是什么我认为此时需要任何决定的东西。

达里亚阿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们真的很感谢你努力寻找一种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启动实质性讨论的方法。正如你所知道的, 我们高度重视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会议。我们也很重视这个机构的议事规则, 并且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努力完全符合议事规则。你已经告知各代表团, 你打算开始发起某种实质性的讨论。我们已经报告给我们的首都, 并且已收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应得到一些明确的解答。首先, 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讨论, 而不是谈判。与裁军谈判会议外围正在进行的另一平行举措没关系。我们想知道这一工作是否已经取得任何形式的成果。另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工作这么早的阶段就开始进行这一实质性的讨论。优先事项应是通过一个平衡和全面的工作计划——我们必须主要侧重于此。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建议如何与议事规则保持一致, 并且我们如何能够保证这一建议不被用来绕过议事规则。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向首都报告的初步问题。我会很感激得到任何信息, 并且有可能以后重谈这一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伊朗代表提出这些问题, 我会肯定尝试尽可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的确, 这是讨论, 不是谈判。我们还没有一个工作计划, 你也听到我在开场白中说过, 按照共识规则获得一个大家可接受的工作计划有多难。关于独立于其它举措的外围活动和其他活动, 我不完全明白你指的裁军谈判会议以外的举措是什么, 但是无论如何都没有直接的联系。至少有什么成果, 这是本机构的成员最希望取得的。至于为什么要在工作计划仍是未能敲定的优先事项之际我们就开展实质性讨论的问题, 我相信是存在着一些可能的出路。作为主席, 我可以继续进行关于工作计划的非正式的、双边的、小组性的磋商, 因为我们自 2009 年 5 月以来一直在这样做。我们即将迎来“金标准”, 也就是 CD/1864 号文件制订两周年。另一种方针是在主席订出工作计划之前不举行任何会议。我们可以关门, 看看会发生什么。不过, 鉴于我的磋商, 我真的觉得大家确实希望开展一个积极的、特别是关于四个核心问题的实质性交流。如果我们能有这种交流, 或许能加深我们对别国立场的理解, 即使最终只是同意各持己见, 这在我们力争拿出一个各方商定的工作计划期间仍将是一个可接受的活动。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不是试图以任何方式绕过议事规则。我认为它们很清楚。当然, 在我的双边和区域磋商中, 听到对规则的不同诠释一直令人很感兴趣。不过, 我认为基本规则很清楚, 特别是共识规则和第 30 条规则说任何成员国都可以提出一个相关的专题。我希望, 我们在争取制订工作计划的期间不要浪费时间。我在发言中提到我的前任在 10 年前为此做的挣扎, 也提到坦珀利少将在 1930 年代的评论。这一工作很重要, 我希望至少可以做些什么, 对我们的立场有更好地理解。我会很乐意进一步开展双边讨论。

达里亚阿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很抱歉再次发言。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们必须将你的答复报告给首都;但是在你的解释中,我发现了一些我们也向首都提到的东西,所以我们有更多的问题。我相信,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去年做的工作,即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七个专题的非正式讨论。对于所有这些议程项目的各个不同方面,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辩论,包括《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核裁军和消极安全保证。因此,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要重复同样的事情,因为近六个月前,我们在非正式讨论期间听到了每一国立场的明确解释。我们要在正式会议上重复同样的工作吗?在裁军谈判会议之初开展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新的价值何在?

主席(以英语发言):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我认为,无论在我今天宣读的结论、还是在与每一区域集团包括 21 国集团举行的非正式双边讨论中,这实际上都已经覆盖了。关于七个专题,我已经说过了,但我重说一遍,我从所有双边和小组讨论中得到的结论是,四个核心问题是主要事项。这不意味着其他问题不重要,但是,坦率地说,尽管我在调查问卷中特别问到了被视为也许不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其他三个问题,大多数国家——在这一房间有代表的几乎所有国家——甚至没有去提这些问题。有人说行,他们可以接受;有一个国家说,实际上透明度和军备透明度才是最重要的国家优先事项,但也承认我们鞭长莫及,还有别的论坛,可能在那里会取得比裁军谈判会议更快的实质性进展。另外,虽然我没有在全体会议上提出来,但在非正式情况介绍中说过,我的部分结论来自于协商所得的印象,即关于七个专题的非正式会议模式的主张有点自生自灭了。这是为什么如各位对我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现在对四个核心问题进行谈判。不过,我们的确希望开展基础牢固的实质性讨论。当然,如有人提到的,这不仅关于《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对四个核心问题进行平衡。我们可以进一步谈谈;如果有必要,我会很高兴进行双边讨论和与区域协调员讨论。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真诚地为再次发言道歉。我会说得很简单,我只是要表明我们的理解。当你来到我们 21 国集团的会议时,我们没有讨论这一问题。无论我们根据你的建议采取何种行动,都将是一个经裁军谈判会议批准的行动。我们的理解如下:对这四个核心问题在时间和重点方面都应一视同仁;你会为它们分配讨论时间,但是在全体会议期间想就一些别的项目发言的其它代表团将能够发言;对四个核心问题的讨论将不会构成谈判或谈判准备;只是作为对这些问题一个纯粹非正式的意见交流。这是本代表团从 21 国集团会议得出的理解。我只是想提醒这一点,从而我们的看法一致。我也谨借此发言的机会,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和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我相信,他们采取的行动有助于确保我们大家都将有机会荣幸地与联合国秘书长互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尝试回答阿克拉姆大使关于理解的问题,那只是一个指示性时间表。比如说,我不会指定各位仅在 2 月 1 日必须讲的专题。我当然不是建议说我们需要做出决定或正式批准什么东西。我只是希望能开展讨论,如果有些国家不想讨论,将不胜欢迎。如果任何成员国想在星期二或星期四按照议事规则提出别的项目,也将不胜欢迎。这些都不是谈判的先行步骤,并且肯定不

是谈判，而是我在尝试采纳大家关于在没有工作计划的情况下开展实质性工作和讨论的意见。我很高兴按照各位要求在全体会议之外开展双边讨论或与协调员讨论。

王群先生(中国): 主席先生，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干脆免除礼仪，虽然我们很高兴看到你担任轮值主席。我也认为我们应当就昨天发生在莫斯科的事件向俄罗斯同事表达我们的深切同情和慰问。至于你提出的指示性时间表，主席先生，我想你说得很清楚，你不打算寻求成员们的决定，但我们十分赞赏你一直公开和透明地与本机构成员们分享你的想法，并且在这样做时征询他们的意见。我们赞赏这种做法。

霍夫曼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很简单地说，因为我也就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的问题发了言，我明确地想感谢裁谈会秘书长介入并与联合国秘书长联系，使我们都能期待与他开展富有成效的会晤。其次，我想说，我肯定会向我国政府报告巴基斯坦的阿克拉姆大使提出的建议，即德国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宜早不宜迟。我谨为此感谢他。我会还报告说，他的建议在裁军谈判会议得到了非常友好的接受。

主席(以英语发言):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裁谈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明天，1月26日下午3时举行。届时联合国秘书长将讲话。我希望我们将获得更多信息来了解与他会晤的后半段如何进行。

现在散会。

下午12时40分散会。